

◀上接 C04 版

呼名识主人

——海南地名中的“临高人”映象

“博(卜)”和“潭(谭)”两字冠首的现今自然村地名,原海南民族地区一个都没有,而原海南汉族区各个市县基本上都有出现,两组现今自然村总数分别为103个和85个,出现频率虽然比前一组低,但富有特色。临高语把嘴巴和物体的入口处都叫做bak,汉字音译一般写作“博”或“卜”(也有个别写作“北、拔”的)。如汉义为村口的自然村仅海口就有长流、石山、龙塘镇的“博抚”、灵山镇的“北抚”和遵谭镇的“卜武”;汉义为井口的自然村就有海口灵山镇的“北让”、龙塘镇的“博让”、澄迈永发镇的“卜洋”、金江镇的“北让”、大丰镇的“卜养”和琼海嘉积镇的“北仍”“北盈”;汉义为水口边的有海口东山镇的“卜南”、长流镇的“拔南”、龙塘镇的“博南”和定安新竹镇的“卜南”等。临高语把池塘叫hom,汉译字多写作“潭”,有时用形近字“潭”。从字义上看,以表示深池的汉语词“潭”书写泛指所有池塘的临高语词hom,意义上还有一定联系,而写作“潭”却风牛马不相及了。此类地名只有少数可以破解其义,如海口红旗镇和临高临城镇的“潭莲”,海口演丰镇的“潭连”和云龙镇的“潭莲”,汉义都是莲花池,儋州那大镇的“潭乐”和木棠镇的“潭乐”,汉义都是深池。以上两组字冠首的现今地名,其命名主人也应该是“临高人”。尽管很多还不能得到完全破解,个别地名甚至还有误判的可能,但并不影响我们整个结论。

这三组地名,几乎全集中在原海南汉族区各市县,以“临高人”居住的市县为较多,其他市县则从文昌、定安、琼海、屯昌、万宁到陵水呈递减的趋势。就现今自然村名而言,其具体数据为:海口(含原琼山)272个、临高83个、澄迈64个、儋州34个、文昌36个、定安26个、琼海16个、屯昌8个、万宁3个、陵水2个。地名有多种类别,自然村以外还有山川河流等类别,地方志上记载的地名就有不少,如上述数量居后的万宁有买山沟坡、买扶都等,陵水有博吉山、博吉水等。有其名必有其人,三组地名在岛上分布的事实表明,“临高人”历史上不止居于南渡江西部,还往南越过南渡江,覆盖了原琼山整个县和澄迈的江东地区,一直到文昌、定安、琼海、屯昌、万宁和陵水,往西则推进到儋州北岸地区。


闽人上岛前“临高人”地区已较发达

地名不仅能提供多语种杂居地区各自分布的信息,还可以

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相关情况。集市是互通产品有无的场所,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。闽人大批上岛前,“临高人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就比较发达,其聚居区也办起了许多集市。虽然临高语没有自己的文字,但借助唯我独有的汉译字地名可以识别一些出来。如《正德琼台志》所载琼山的博这市、买射市,澄迈的买舍市、博罗市等。《道光琼州府志》所载琼山的迈敖市、迈党市、迈盛市、谭文市,澄迈的买廐市、买顶市、迈岭市、博罗市,文昌的迈号市、迈柳市和定安的潭黎市等。除此以外,还可以通过地名土音即口语音读的方法加以识别。

从命名来看,地名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民间命名,一种是官方命名。行政地名特别是县以上的地名大都是官方命名,自然村和农村墟市则一般是民间命名。民间命名最早是该地方的人用自己的语言来命的,原来只有口语形式,后来才用文字形式来记载,文字可以依人的意志而更换,口语形式却基本上变化不大,因此口语音是第一性的。由于土音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,通过口语音读的方法来识别,就如同滴血验亲,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。“集市”的临高语,原琼山大部地区叫hi,其余地方都称为hou(二者都来源于汉语词“墟”)。

海南双音节地名中有一批土音以hou和hi领头的墟市(有些已经废弃),临高县以外,比较大的有海口的长流(历史上称烈楼、那流)、荣山、石山、丰盈,澄迈的老城、桥头、花场、大丰,儋州的和庆、抱舍,其领头音都叫hou,海口的龙桥、龙塘、永兴等,其领头音都叫hi。这些地方尽管有些已经换了“主人”,而且其文字形式与土音差别很大,但呼名识主人,最初这些墟市开办时周边居民和墟市的开办者,都应该是“临高人”。

一个墟市的形成需要多方面因素的支撑,巩固下来已不易,要发展起来更有待于经济的发展。这些墟市如今大半已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,周边人口比较密集,应该有比较久的历史了,至少明代就已经形成了。海南闽人是明代以后才大批上岛的,而明代“临高人”地区的墟市就这么密集,联系到明正德年间海南较大的商业墟市122个中,“临高人”聚居的地区琼山、澄迈、临高就占了74个,仅临高就有14个,而文昌、定安、万州、会同、乐会、陵水加起来才33个,我们有理由相信,直至明初,“临高人”仍然是海南经济主体。



临高语地名中有着大量「美」字冠首的村庄。图为临高博厚镇美伴村美景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璞 摄

临高语亲属称谓一大特点 重年龄不重血缘

语言学研究发现,临高语的亲属称谓影响到了海南岛上的所有语言和方言,其中海南话受其影响最深远,客家话较少,这是因为客家人进入海南岛较晚,只有100多年的缘故。

现代汉语共同语即普通话中,哥哥和姐姐称弟弟用同一个称谓叫“弟”,称妹妹也用同一个称谓,叫“妹”,福建闽南话也基本如此,而从闽南话衍生出来的海南闽语即俗称的海南话,却大异其趣。

在海南闽语里,同样一个弟弟,哥哥和姐姐在别人跟前提他时称谓不一样,哥哥称他为“老弟”,姐姐称他为“舅嫗”;同样一个妹妹,哥哥和姐姐在别人跟前提前她时称谓也不一样,哥哥称她为“姑嫗”,姐姐称她为“姨嫗”(万宁、陵水除外)。而这种别样的称谓,却与临高话如出一辙:临高话姐姐背称弟弟叫“舅”,哥哥背称妹妹叫“姑”。

以上是对平辈称谓的影响,从长辈的姑姨舅类称谓也可以看到海南闽语受临高语影响的痕迹。在现代汉语共同语即普通话里,姑、姨、舅类称谓既重父系、母系之分,也严血缘关系、婚姻关系之辨,海南闽语却全部混同。如海口、文昌父之兄(伯父)和母之兄(舅父)都叫“伯爹”,父之嫂(伯母)和母之嫂(舅母)都叫“伯姪”。

这种不分父系或母系,混同血缘关系、婚姻关系的称谓,正是临高语亲属称谓的特点:父之兄和母之兄都叫“伯”,父之嫂和母之嫂都叫“ba”。

当然,在与闽人接触比较频繁的临高人中,也有较多的借用海南话的现象,如“姆”“姪”等,这些借自海南话的词,语音跟海南话也非常接近。尽管临高语亲属称谓中的偏正式合成词的构词语素都来自汉语,但是在语序上摒弃了汉语的语序,采用的是临高语的语序,如海南话叫姆爹、姪姆、舅爹、姪姪的,临高语分别叫爹姆、姆姪、爹舅、姪姪。

然而,有趣的是,来自汉语称谓的“伯爹”(伯父)和“叔爹”(叔父),在临高语中词序既不是倒装,也不是与汉语一样顺序的,而是二者都统称为be——“伯”。

临高语的汉语借词现象,从临高县往海口方向呈递增状态,譬如伯母的叫法,临高县的ba为固有词,海口长流和龙塘的“姪姆”为海南话借词,处于中间的澄迈福山的ba vo则是本族语素ba和海南话语素vo(姆)的组合。

临高语中亲属称谓中的汉语借词比例这么高,说明临高语的使用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原来是汉族移民。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剑三